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祀典總部總論二

大學衍義補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嚮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獭能祭其性然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臣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而人君於衆人之中而爲天之宗子萃上天生物之全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承吾祖吾考之所得於天者而有之以爲吾家之宗子人物莫不得天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歸於天是以享帝於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於祖是以享祖於廟是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蓋郊

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義以篤聯絡而親比確爲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敢侮予哉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興其水木本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勢雖分散而心則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壇墠之間堂陛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矣先儒謂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信哉

虞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大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旣已受終於文祖而又類於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爲之祭乃易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禮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者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

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於王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之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而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天之際尤其精禋者焉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爲本

傳說進于王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己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引典

祀無豐于昵 臣按蔡氏謂商俗尙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而黷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豐卽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褻天而瀆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爲君者之失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默而罔聞知不敢

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諛之而爲之營規制作讚頌噫斯人也其傳說祖己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也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爲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爲治莫不以祀事爲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妥神之靈而廢祀則神無所饗矣殷之民士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恤者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爲之告歟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繇寡無蓋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興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玉而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

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僞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脇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臣按人君爲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凡其所以爲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馭乎民而必先有以馭乎神焉夫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爲人之法者也凡夫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法則皆統馭之於上焉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不敢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旣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其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臣按禮有五吉禮爲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大宗伯掌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大者在祀故首以爲言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棲神之所禮者事神之儀也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禮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周設官之大意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臣按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卽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而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焉然是王祀也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爲先後之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筴祝 臣按大祝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祀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大祝之辭所以薦吾之誠而祈神之嘏也

掌大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禋四曰禋五曰絜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所以爲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在是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祝以祝辭事鬼神而祝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蠶號六曰幣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爲美稱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臣按某者天子之名也孝王某嗣王某皆祝辭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

先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蓋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所及其人民土地皆爲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之相爲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念之誠旣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纍纍於萬里之遠寥寥於千百世之久莫不翕聚於脾胃之間感孚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攘竊神祇之牲犧牷則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噫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爲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盡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二者之失均爲惟禮所得爲者爲之斯爲中道矣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臣按先儒有言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爲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爲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爲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魔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君子曰禮之近

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

待神而不敢干以己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臣按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周禮六祈又
有祈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爲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有所祈禳是亦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禮緣人情而作聖人爲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有所法而不敢妄
求後世此禮不明時君不知所守往往爲邪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之於祭祀而求之於
齋醮不求之於典禮而求之於鬼教卒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患於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
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
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臣按先儒謂周禮
大宗伯講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
暑僭運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臣按所謂祀典

卽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柴於泰壇以至終篇卽虞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自古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悅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臣按爲治以禮爲本行禮以祭爲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爲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

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旣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衆善於己
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禍由乎己在己者旣盡則在天
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
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
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
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卽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
齊之卽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
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
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如此後世齊戒者惟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而於聲樂
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尙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爲母

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修德而徼福祉於竊冥不知勤民修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爲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啟導之皆二臣之罪人也

史記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可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爲治必專心民事而絕地天通怨小人譸張爲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亂也

衛遷於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

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

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神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王知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故達乎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留心於禱祈禳祭之事不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豈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人當用之器一有所闕皆不可祭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誨也

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人之於鬼其所以

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屬也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臣按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餽噉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邪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子

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尙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变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

古今圖書集成
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臣按明則有禮樂禮樂乃人道之所宜固所當務也幽則有鬼神鬼神之理微妙難名以爲有耶則視無形而聽無聲以爲無耶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固不可不致其敬尤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臣按祭祀之道曰仁曰孝曰誠曰敬而已四者皆出於心治天下之本端有在於是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誣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